

曾一智：莫讓可觸記憶變老照本

一個女人的城市保衛戰

自1998年至今整整16年，她向有關部門實名舉報文物、受保護建築、歷史文化街區遭破壞事件數百次。全自費踏訪和調研歷史文物和老建築帶來生活拮据，在與違法破壞老建築的開發商「鬥爭」中多次遭到毆打、跟蹤、恐嚇，她說：「在文保的道路上，我經常感到絕望，只是在堅持而已，我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但是我什麼都不怕，永遠不會放棄。」曾一智，這位身形柔弱、今年60歲的哈爾濱女子至今仍在文保第一線孤軍奮戰。難道「一個女人的城市保衛戰」竟如此艱辛、如此步履蹣跚？

■記者王欣欣 哈爾濱報道

曾一智把相約接受採訪的地點，選在哈爾濱一個充滿歷史氣息的文物建築咖啡館。一見面，她便興奮的介紹着這個原為中東鐵路職工宿舍的老建築，對老房子癡迷的熱愛溢於言表。

找不到回家路 民族走向滅亡

說起那些極具歷史價值，卻在冠冕堂皇的「經濟建設旗幟」掩蓋下化成瓦礫的老建築時，曾一智痛心疾首，數度哽咽。曾一智說，自己要做一個公民，有權利參與文保層面的法治建設，有義務發現破壞依法舉報。

「為什麼保護？當那些老房子離我們遠去，當你找不到回家的路時，我們和我們的民族失去了什麼？一個民族可觸摸的歷史印記完全消失的那一天，這個民族就將走向滅亡。我不能讓我的孩子或孩子的後代看到這一天。不能讓這些可觸摸的歷史記憶，最終變成一本老照片本。」

曾一智曾是《黑龍江日報》資深記者、高級編輯，被媒體譽為「筆戰」推土機的民間文保人士。而投入文保工作前，她一直是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副刊編輯。直到1998年，她創辦了《黑龍江日報·城與人》專刊，初衷是通過新老照片的對照反映城市發展變化。但在採寫過程中，看着大量富有重要文化歷史價值、甚至被列入保護建築名單的老房子被拆除，曾一智的心被深深震撼了。

遺傳父親基因 筆戰「推土機」

她開始發表文章，矛頭直指開發商的推土機。《保護中央大街》、《保護百年老廠》……這些文章影響遠及俄羅斯、美國、澳洲、波蘭、加拿大、日本等國，多次被國內及俄羅斯報刊轉載。

曾一智生於北京，1961年隨下放黑龍江的父親——著名記者和專業作家曾巴波來到哈爾濱。曾一智對文字的感覺和對社會的責任感，無疑遺傳自父親的文學基因。

「當你的親人被無辜錯判死刑，被診斷為不治

之症，你只忙着為他拍遺像、寫傳記，而不去搶救他，可能嗎？」

不惜以身殉城 慘變「搗亂分子」

曾一智開始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保護哈爾濱、乃至全國的古舊建築上。她熟背與文物保護和歷史名城保護相關的一切法律法規，柔美的文字變得日益犀利，開始把所有的才華都用在書寫法律措辭嚴謹的建議書上。對城市規劃中的違法違規，她實名舉報，甚至與政府職能部門叫板，對於開發商的威逼利誘，從不妥協，「不惜以身殉城」。在很多人眼裡，曾一智是麻煩人物、「搗亂分子」，以至於《城與人》專刊終於無法承受各方壓力而不得不停刊，這段時期成為曾一智「人生的最低谷」。

失去筆戰陣地的彷徨終究沒有壓垮這個倔強的鬥士，她寫內參，寫呼籲書，參與城市規劃與保護座談，現身電視。感動於她的執着，編輯朋友們也都繼續幫她發稿。在朋友的热心幫助下，她的文章被整理成《城與人：哈爾濱故事》一書。

收藏老房殘磚 如拾親人遺骸

16年來，她用壞了6部相機，為歷史文物建築拍照，留存資料。而更多的時候，是含淚無奈的為那些無法倖存的老房子「留遺照」。

對於自己到底保護了多少老建築，她總是淡淡的說，「數百座肯定是有的。」

每次老建築被「屠殺」後，她就悄悄撿起一塊殘磚，套上塑料袋，再放上一張寫着地點和年月日的紙條，存放起來。如今，很多這樣的寶貴殘磚被她捐贈收藏在北京首都博物館中。在曾一智眼裡，每座老建築都是有生命的。「當他們被拆除之後，我像拾起自己親人遺骸一樣，揀起破碎的磚瓦。」她在文章中寫道。

信仰對抗絕望 「我無所畏懼」

相信大部分人都不能理解，生活的困難、生命的威脅、社會的不理解，如此日復一日，什麼支撐着一個女人身負重壓征戰文保沙場？曾一智坦言，她信奉基督教，雖然沒有受洗，但敬仰耶穌基督為眾生幸福走上十字架。「所以我無所畏懼，我從來不怕走向那麼一天，為了喚醒人們對文化自覺的保護意識，為了盡一份公民的責任，我都想跟他們拚了。」

「文化乃積澱 非政府安排」

曾一智很贊同一個朋友的說法，文化不是政府安排的，是歷史積澱形成的。而目前每個城市都

在發生的遷走歷史文化街區的原住民，拆舊建新，就是割斷了活態傳承的歷史文脈，打散了數百年形成的文化聚落。這種破壞是不可逆轉和挽回的。「在發展經濟的時候，是不是應該把目光放得更長遠些？不要讓中國的歷史文脈在我們這一代斷裂掉。」

在文保工作的未來發展，曾一智坦言沒有希望，因此什麼都不在乎，一定會拚盡所有。可在筆者眼中，這樣一個對未來感到絕望卻執着堅持的人，正是我們民族保護傳承文化的最大希望！



曾一智為歷史建築拍照紀錄資料，16年來用壞了6部相機。 李飛攝

哈爾濱—「東方莫斯科」

話你知

哈爾濱是伴隨着沙皇俄國十九世紀末修建中東鐵路而發展起來的，鐵路的修建帶動了俄國、波蘭、匈牙利和德國等大批歐洲移民的定居，故被稱為「東方莫斯科」和「東方小巴黎」，成為中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最具國際化的國際大都會之一。

哈爾濱市區內擁有眾多精美的東正教、天主教教堂及佛殿。歐洲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式、十七世紀的巴洛克和折衷主義、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新藝術運動等風格的建築比比皆是，曾被稱為歐洲建築的露天博物館。但經過文革等政治運動，及改革開放大拆大建，城市風貌受到嚴重破壞。



哈爾濱著名俄僑茶業商契斯恰科夫早期的茶葉店，現為不可移動文物。曾一智攝

自1998年至今整整16年，曾一智一直在用雙腿去「踩訪」這個城市。一個背包，一雙運動鞋，一部相機是她的招牌裝備。

寒冬闖荒野 孤身坐黑車

讓曾一智最驕傲的是多方奔走呼籲而保護下來的中東鐵路沿線歷史建築。曾一智隻身一個女人走訪每一個沿線小站，拍照並記錄相關歷史建築。寒冷冬季，很多地方荒無人煙，偏僻得連最慢的火車都不停，她就自己租「黑車」前往目的地。回程時大多要徒步返回，能在路上截到順風車已是極幸運的事。最終她成功保護了大部分歷史建築。

成功後的喜悅往往讓曾一智高興上好久，但更多的時候還要面對痛心的失敗。

愛城如摯親 受冷嘲諷謔

哈爾濱車輛廠鑄鐵車間始建於1903年，是哈爾濱殘存不多的百年老廠房之一，幾乎與城市同齡，是中國近代工業史的見證。曾一智連續三次保住了這座百年廠房。可最終廠房在一個深夜被開發商強拆。曾一智忍不住哭出了聲：「親人啊，我為你奔走了6年……」哭什麼啊，好像挖你家祖墳了！」旁人嘲笑她。

抱病闖工地 遭拳打腳踢

在哈爾濱道外老區的中華巴洛克建築群一期改造現場，為了保護老房子，她與拆遷者發生了衝突，頭部被砸了五六拳，此時她腦梗康復出院僅3天。二期改造工程開始拆遷，再次忍不住衝上去理論，結果被連推帶打，拖拽了整條街，背包的帶子被扯斷，衣服也破了。

與壯漢對峙 憑氣勢壓倒

哈爾濱車輛廠鑄鐵車間的8台老機床在搬遷過程中，砸斷了一台1904年產於烏克蘭的老式插床的頂部。當曾一智近前拍照時，一個壯漢一把將她掙到一邊，抬手就搶走了相機。「周圍沒有人幫我，我必須在氣勢上壓住他，」曾一智回憶說，「我就衝上去搶回相機，大喊：你破壞文物已經犯法，再打記者就是罪上加罪！」

堅守16載 受盡恐嚇毆打

前



後



抗日烈士金劍嘯故居及沿街建築2010年被暴力拆遷，僅僅留下一堵牆。而曾一智也在阻止暴力拆遷中被毆打。 曾一智攝

彈盡糧絕 為5毫子發愁

「如果有足夠多的錢，我就把哈爾濱很多老建築買下來，然後贖上『文物保護單位』的黑色大理石標牌。如果錢再足夠多，這個名單還可能擴大到北京的四合院，或是浙江的古村落。」可是身邊熟悉曾一智的人都知道，她的財力能維持基本生活已屬不易。

文保費用一己承擔

在朋友的眼裡，曾一智單純、沒心眼兒。也許沒人相信，這位退休的黑龍江省報記者，16年來，所有文保工作的費用都是由自己承擔的。由於呼籲保護歷史建築的建議書寫得多，常常要為5角錢一張的打印費發愁，為此她咬牙花300多元買了一台能打彩色照片的打印機。只要攢些積蓄，她就出發踏察老建築，有幾次回到家已是「彈盡糧絕」，她在博客中寫道：「離開工資還有幾天日子，白天吃白水煮麵，臥上一個雞蛋，扔幾片白菜葉子。」



濱洲鐵路大橋經多方努力保留，現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曾一智攝



哈爾濱抗日烈士趙尚志養傷處舊址。多次呼籲後，現為不可移動文物。 曾一智攝



2006年3月，呼籲保護5年多的原中東鐵路總工廠1903年鑄鐵車間廠房慘被拆毀。 曾一智攝